



15  
1125  
10



門 45  
號 1125  
卷 10

管子書八十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中多古字古義而流傳既久譌誤滋多自唐尹知章作注已據譌誤之本強爲解釋動輒抵忤明劉氏績頗有糾正惜其古訓未閑讐校猶略曩余撰廣雅疏成則於家藏趙用賢本管子詳爲稽核既又博考諸書所引每條爲之訂正長子引之亦婁以所見質疑因取其說附焉余官山東運河兵備道時孫氏淵如采宋本與今不同者錄以見示余乃就曩所訂諸條擇其要者商之淵如氏淵如見而避之而又與洪氏筠軒稽合異同廣爲考證誠此書之幸也及余淮南子校畢又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



差增於舊歲在己卯乃手錄前後諸條竝載劉氏及孫  
洪二君之說之最要者凡六百四十餘條編為十二卷  
學識淺陋討論多疎補而正之以俟來喆嘉慶二十四  
年三月既望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六以貝示余

管子第一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牧民

政之所興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念孫案政之  
所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  
覽治道部五引此竝作政之所行今作政之所興者後  
人改行爲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耳不知此四句本謂  
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  
令行是其證改行爲興則失其旨矣

形勢

得幽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念孫案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東兗本作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解正作託幽。

循誤為脩

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尹知章注曰：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脩理矣。朱曰：蜀乃器字之誤書耳。念孫案朱以蜀為器之誤是也。後形勢解作蜀亦誤。脩當為

循亦字之誤也。

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混。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作循。莊子大

宗師篇以德為循。釋文循本亦作脩。晉語：曠賧脩聲。王制正義引作循聲。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荀子議兵篇：循上之法。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蠹篇：聖人不期循古。趙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並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脩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俗用。事試為韻。循言為韻。循順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從也。文選陸雲荅張士然詩：言人尚書中候曰：循順也。從也。注引廣雅曰：循從也。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云：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

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  
既循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據上文則民循正改是其證矣宙合篇曰明墨  
章畫今本畫譌作書辯見宙合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脩理而不迷  
脩亦當為循言君子道德有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  
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則脩義  
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  
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為循循亦從也下文云下之  
事上不虐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矣四稱篇曰不  
脩天道不鑿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脩字亦  
當為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

以政治道脩亦當為循緣亦循也

廣雅緣循也

政與正同言

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

尹注緣順故常脩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

失勢篇曰慕和其眾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

而道天地之常兩脩字亦當為循循順也從行也

廣雅從行

也夏小正傳曰不從者弗行

言順天地之行順陰陽之行也道天地

之常道與循義亦相近也

尹注道從也

正篇曰明之以察其

生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兩脩字亦  
當為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按實而  
定名脩亦當為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  
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

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  
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皆本於管子也地  
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脩亦當爲循  
言循河濟而南也

獨有

唯夜行者獨有也念孫案獨有也當從朱本作獨有之  
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  
也今本也誤作  
乎據此文改皆其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爲能  
有之亦有之字

平原之隰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  
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念孫案此當  
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當作所謂平隰者下澤也  
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云  
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是其明證也下溼曰  
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爲高後人  
既改此文平隰之封爲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  
思甚矣

讒臣

讒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引之曰讒與謨同

集韻曰謨古作譙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誤巨大也譙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譙臣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譙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譙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為韻憂與道為韻二字古音同在幽部若作臣字則又失其韻矣尹注非

故曰

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劉績曰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念孫案伐矜好專二句與上文義不相屬則不當有故曰二字此涉上注故曰參之天地而衍

邪氣入內

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念孫案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竝作襲襲即入也晉韋注淮南覽冥篇高注莊子大宗師篇司馬彪注吳都賦劉逵注竝云襲入也無庸改襲為入孫氏淵如說同

天下

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念孫案天下當為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即其證今作天下者涉上文天下之人而誤黃氏曰鈔亦云地誤作下

釋之

莫知其釋之念孫案宋本釋作澤古字假借也說見戒

四經今本作釋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違之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念孫案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

同古字假借也違之通作圍猶圍之通作違耳繫辭傳

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今本作違者亦後人不識古字

而改之

鳥鳥之狡

鳥鳥之狡雖善不親念孫案鳥鳥之狡當作鳥集之狡

倭與交同

說文倭交也七臣七主篇好倭友而行私請

趙策夫齊韓事趙宜為上後解云與人倭宋本如是今

注非

見與之交 見哀之役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念孫案見與

之交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隸書交字作

而誤後解云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見哀之役哀

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也樂記肆直而慈愛役當為倭字之誤也役字古文作



倭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劉曰當依解作獨任之國念孫案任字古通作壬因譌而為王尹注非

權脩

民無取

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洪氏筠軒曰取當作恥謂民無愧厲雖眾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賦李善注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尹注非

民力

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孫云民力之民因上文而行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民字

婦言人事

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洪曰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不可不審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念孫案審本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為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也今作不可不審者涉下文兩不可

不審而誤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明陳禹謨本刪去太平御

覽刑法部四引此竝作不可不重

立政

大德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念孫案至仁即大德未有  
大德而不仁者羣書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今作德者  
涉上章諸德字而誤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眾心故下  
文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卿相即大位也尹注非

不救於火

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孫曰救當作敬下文脩火

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傲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  
木不殖成

博出入 博民於生穀

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念孫案博字義不可通

博當為搏字之誤也俗書搏字作搏因譌而為博商子

王搏事秦無有佗計韓詩外傳搏與專同一道路專出

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閻慎筦鍵亦所以專出入也下

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

尉即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搏為專霸言篇曰夫令

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與專同尹讀搏為搏聚之搏非是劉已辯之內業篇曰

能搏乎能一乎今本搏譌作搏劉己辯之心術篇作專繫辭傳其靜也專

陸續本專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

本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指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引

左傳如琴瑟之搏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篇曰搏民力

以待外事凡商子專字皆作搏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耳不收則不

搏高注曰不搏入不專一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

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天文志卒氣搏如淳曰

搏專也此皆借搏為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

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博亦當為搏即商子所云搏民

力也又見幼官篇博一純固下山巖無焚禁之禁限

圈屬

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羣徒不順於常者尹注曰

圈屬羊豕之類也洪云圈讀圈聚之圈屬係也羣徒謂

朋輩言環結交遊之人幼官篇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即

其證也尹注非

致于鄉屬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引之曰致下不當有于字此涉上下兩于字而衍鄉官

謂鄉師治事處也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治事之處致

其鄉屬下及于游宗皆來受憲也下文云五屬大夫至

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是其證

由田

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竟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念孫案由卽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田一本作由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曰田謂田峻主農之官也法法篇曰皋陶為李后稷為田小匡篇曰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

脩

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外則有棺槨絞衾

壙壟之度念孫案生上不當有脩字此涉上文鈞脩而衍春秋繁露服制篇文與此同無脩字

服纁

刑餘戮民不敢服纁纁與冕同一本作絲念孫案刑餘戮民不得與四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纁而已一本纁作絲是也春秋繁露作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是其證古者爵弁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洪說同

乘馬

太山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念孫案太當

爲大山廣川相對爲文無取於太山也

正不正

正不正則官不理念孫案正不正當作地不正此承上文正地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卽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

百利不得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念孫案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百利得則百事治矣上文云何以知事之治也曰

貨多是其證今作百利不得者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非孫說同

地之小大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念孫案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云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云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承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

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引之曰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為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荊也楚棘雜處謂荊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鎌纏

藪鎌纏得入焉念孫案纏當從宋本作纒說文作纒云索也坎上六係用徽纒馬融曰徽纒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纒案鎌者所以刈薪纒者所以束之列子說符篇曰擔纒采薪是也今本纒譌作纏據殷敬順釋文改采薪譌作薪菜據淮南道應篇改鎌與纒皆入藪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纒得入焉若纏為纏繞之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並舉矣世

人多見纏少見纒故諸書纒字多譌作纏辯見淮南道應篇

一馬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念孫案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一馬當為一乘四乘有二十八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乘作馬者涉上文四馬而誤

奉車兩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念孫案奉車兩當為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為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仞見水則去常征十分之一二仞則去十分之二三仞則去十分之三四仞則去十分之四五仞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十分去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劉曰此言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

四四尺見水則免三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

三尺而見水

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引之曰上文言五尺而四尺四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為一尺矣若三尺而見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

閉則類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念孫案生讀為性見周官大司徒注閉當為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曰類善也言民之性入乎邪僻則愚由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

七法

檐竿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檐竿而

欲定其末引之曰檐當為搖搖古搖字

考工記矢人夾而搖之釋文搖

本又作搖漢書天文志附耳搖動

言鈞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

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趨者不靜檐與檐字

相似世人多見檐少見檐故檐誤為檐

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干

鍾侯劉搖漢表作劉檐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注尹文盛本漢書司馬相如傳作消檐皆是檐字之誤

注訓檐為舉非是

倍招而必拘之

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引之曰

倍與背同招射之的也

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招的也別類

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

拘當為射字之誤也

草書射拘相似

射招者必向

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上文云實也誠也

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若無此六者則令必不

行於民故曰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背招而必

射之也尹注非

百匿傷上威

比周以相為匿是忌主外交以

進其譽

百匿傷上威尹注曰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



上威傷念孫案尹說甚迂匿與慝同百匿眾慝也言姦  
 慝眾多其持國柄則上失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  
 淫謀眾匿乃雍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為姦匿今本  
作臣辯匿竝與慝同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見韓子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漢書酷吏傳上下相為慝史記慝  
 作匿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慝亾迴而不泯文選慝作匿  
 是匿與慝古字通又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外  
 交以進其譽尹讀比周以相為匿是為句注云比周者  
 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說甚謬此當讀比周  
 以相為匿為句匿亦與慝同比周以相為慝猶言朋比

為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為慝是  
 故忘主外佞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外交韓  
 子有度篇外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  
 私佞外外字相近故外譌作外尹注云為交友致外非  
 也劉以外為私之誤亦非也

見危

人君泄見危念孫案見當為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  
 其位危

實也萬世之實

世主所貴者實也念孫案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令貴

於寶是其證又侈靡篇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必因天地之道念孫案實亦當從朱本作寶下文弃其國寶是其證寶與道為韻下文聖稱其寶亦與道為韻

百匿

右四傷百匿念孫案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目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竝列

精材

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念孫案財當為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云精材可以為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材作財者涉上文聚財而誤

孫說同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念孫案故攻國救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不遠道里不險山河獨行無敵攻國救邑皆承上文言之則皆不當有故字不恃權與之國恃當為待幼官事語二篇竝云不待權與是其證今本待作恃者涉上文恃固而誤尹注同

版法

置不能圖

眾之所忿置不能圖劉曰當依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宥過

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念孫案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之有  
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僂之也後解正作有過

倚邪乃恐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念孫案倚邪即周官之奇衰奇與倚古  
字通後解及明法篇竝作奇邪乃恐又見後隱行辟倚下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衰之  
人皆恐也尹注非

象法

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念孫案象法當從朱本作象地象  
地與法天相對為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  
解正作象地無親

佐於四時

參於日月佐於四時念孫案佐當從朱本作伍字之誤  
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  
後解正作伍於四時

悅在施有眾在廢私說在愛施

臧氏用中曰悅在施有眾在廢私尹注四字為句者誤

也後解作說在愛施有厭在廢私而宋本作四說在愛  
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  
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爲句本篇脫四  
字愛字後解有愛字而脫四字合之宋本而四說之旨  
乃明

脩長 高安 不脩

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念孫案脩長當從後解  
作備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  
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今本備長作脩長  
則義不可通俗書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

對矣又八觀篇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爲備下  
文曰宮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管子第一

文曰虛而不動靜者身也... 虛矣又人與萬物...

管子第二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幼官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

尹讀若以夜虛為句守靜人物為句人物則皇為句注云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劉云後中圖作處虛守靜人物則皇此人物字疑衍黃氏日鈔亦云當以處虛守靜為句人物則皇為句臧云處虛與守靜對文老子所謂致虛極守靜篤也處與夜字形相似而誤秦策江上之處女初學記器物部引處誤作夜尹注非念

孫案劉臧說是

攻之以官 威之以誠

期之以事攻之以官發之以力威之以誠念孫案後中  
方本圖攻之以官作攻之以言一本作攻之以言一本  
是也堯典曰詢事考言故日期之以事攻之以言尹注  
非也威之以誠威當為感攻攻言官感威皆字之誤

搏大

允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念孫案搏大當為博大尹注非

十官

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念孫案此在八分之下六

紀之上則十官當為七官

介蟲

以介蟲之火爨引之曰上文言倮獸羽獸毛獸下文言  
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聞介蟲寡聞介獸故改  
獸為蟲也不知羽毛鱗介倮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  
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倮其蟲毛是羽者倮者毛者亦  
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  
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身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  
虎鄭注曰以此四獸為軍陳正義曰元武龜也龜為四  
獸之一即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

元武

利周

信利周而無私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念孫案隸書害字或作𡗗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其受命焉 必足三年之

會安以其餘脩兵革 其外安榮 下安無怨

咎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 其陽則安樹之五

麻 羣木安逐 羣藥安生 羣藥安聚 羣

木安逐鳥獸安施

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其受命焉念孫案此當以置大夫

以為廷為句安入為句其受命焉為句廷官名言以大

夫為此官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

尹讀置大夫以為廷安絕句甚為不詞其注亦甚謬不足辯又大匡篇曰必足三年

之會安以其餘脩兵革言必足三年之會乃以其餘脩

兵革也尹讀必足三年之會安絕句注云有三年會然後可安非是內業篇曰精存

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訓安為靜非是山

國軌篇曰民衣會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

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為處字之誤也

隸書處字或作處與愛相似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

是居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

何以所處為韻下文以理止為韻遠產為韻離知為韻  
尹讀凡道無所善為句心安愛為句注云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非是又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植藜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為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疆也言羣木於是疆盛也尹注以安為和易非是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當為族白虎通義曰族湊也聚也言鳥獸於是聚也上文羣藥安聚即其證也族字上與澠穀逐為韻下與鹿為韻族與施字相近因譌而為施尹注云施謂有以為生謬矣竝同也語詞之安或為乃或為則或為是或為於是其

義竝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間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見趙策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見執一篇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念孫案字之作安者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雷以安步老子往而不害墨子非樂王志又曰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老子安平太墨子樂篇曰然即當為之撞瓦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即我以為未必然



也又曰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以為未必然也其作案者荀子戰國策而外又見於逸周書武寤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詞尹氏不知安為語詞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習勝之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念孫案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行注內勝之同宋本朱本皆無之字

綸理

定綸理勝定夙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念孫案綸理即倫理倫與綸古字通故漢書律麻志洽倫作洽綸依奇即依倚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視奇擗注杜子春云或云奇讀曰倚漢書外戚傳欲倚兩女史記倚作奇綸理夙生成敗依奇實虛盛衰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

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念孫案舉發不意即下文所云發不意也舉發上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行自舉機誠要至執務明本皆四字為句尹注非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

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尹注曰德博而一行純而固誰能敵之念孫案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屬尹云德博而一則曲為之說也博當為搏字之誤也說見前博出入下搏即專字也專一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曰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為專說見前博出入下又案下文云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尹讀則其攻不待為句注云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又讀權與明必勝為句注云權謀明略必

能勝敵念孫案尹注甚謬此當讀則其攻不待權與為

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

國之相助也即上文獨行無敵之意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

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今本

與字皆作與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唯宋本作與輕重甲篇曰數欺諸侯者

無權與是其證也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

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

不與權與連文益明矣

數也動慎十號

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節習十器善習五官謹脩三

官尹讀數為煩數之數而以數也動慎連讀注曰兵既  
 數動必慎孫曰數讀如計數之數數也為句動慎十號  
 為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為一例念孫案孫說  
 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文之詞荀子  
 仲尼篇曰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霸也立哉非  
 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眾數也高注曰數  
 道數也本書權脩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  
 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  
 其證洪曰兵法篇云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  
 五官當作五教

稱材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念孫案稱材當為精材  
 即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  
 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精材意竝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稱與精相似而誤尹注  
 非

經不知

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念孫案經過也謂  
 兵過敵境而敵不知也經不知發不意相對為文經之  
 言徑也兵法篇云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

外亡不食

外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尹注曰：外亡者不享會，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引之曰：外亡不食，義不可通。尹曲為之說，非也。亡蓋士之譌，外士，敢外之士也。見十四年左傳杜注。會猶饗也。饗外士，若田單之盡散飲會饗士。李牧之日擊數牛饗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外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外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惜資財，不肯饗之，則外士不為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為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

適勝

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念孫案：適勝當為勝適，適即敵字也。兵法篇云：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作適勝者，涉上句識勝而誤。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念孫案：則人君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為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地也。尹以人君從會為句，非是。

不執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念孫案：執字義不可通。

尹曲為之說非也執當為報報復也反也周官宰夫注復之言報也

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

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證隸書執字

或作執見漢淳于長夏承碑形與報相似故報譌為執矣漢書王子侯表

騶邱原侯報德史表報作執

幼官圖

則功得而無害也

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念孫案也字衍前篇

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 苟

於民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尹注曰居上

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覆察也鷲疑也上既賊苟而

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劉曰殘苟當作殘苛乃字之誤

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以苟為苛之誤是也凡隸書從

可從句之字往往譌溷說文拘字解引酒誥盡執拘今本作盡執拘攷工記妨胡之苛

注故書苛為苟杜子春云苟當為苛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犴無拘繼之人拘字作拘冀州從事郭君碑荆柯霜

榮柯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又見下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母苛於民

苛字亦誤作苟尹注謂無苟取於民非是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為苛

察釋文苛一本作苟楚策以苛廉聞於世史記甘茂傳  
 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  
 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隸書苛字或作苛上從艸  
 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苛之  
 字止句者蓋隸書從止之字或作艸與從艸者相亂故也皆其證矣覆讀為愼愼  
 皆很也言上殘苛而不已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廣雅曰  
 愼愼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愼不仁杜預曰愼很也漢  
 書匈奴傳天性忿愼顏師古曰愼很也愼字從心夏聲  
 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為人好利而愼復  
 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愼又作愼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  
 翊殷周愼愼是也

利壇宅

辟曰疇利壇宅尹注曰壇堂基念孫案尹說非也利當  
 為制字之誤也隸書制字或作利形與利相似壇讀為塵謂制為塵宅  
 也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塵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  
 井田制塵里皆是也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塵周  
 官載師注曰塵民居之區域也遂  
 人注曰塵城邑之居塵與壇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塵人故書塵作  
 壇杜子春讀壇為塵又載師以塵里任國中之地故書  
 塵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為塵是其證

振罷露 國家乃路 國家踣

振罷露尹注曰疾憊裸露者振救之念孫案上文云養

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此云衣凍寒，會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是上言問疾病，乃匡急之事，非振窮之事。此言振罷露，乃振窮之事，非匡急之事。尹以罷為疾憊，非也。至以露為裸露，則尤未解露字之義。今案罷露，謂室家疲敝也。罷與疲同。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露之言羸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羸也。案廣雅：疲，羸極也。疲，羸猶罷露。故云形也。羸，露骨也。露，羸也。正義曰：羸義與裸相近。裸，露誤與尹注同。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膽氣而體羸虛。逸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莊子漁父

篇曰：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曰：田疇穢，都邑露。楊倞注：露，謂無

城郭牆垣，此亦未解露字之義。義竝同也。字或作路，又作潞。孟子滕文

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

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音義曰：丁張竝云：路與露同。又所列

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曰：潞，羸也。韓

子初見秦篇潞病作疲病，是罷與露同義。故齊策曰：其

百姓罷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亡徵篇曰：

好罷露百姓。外儲說左篇：罷露作罷苦。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

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羸也。皆其證矣。

又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

也尹注云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蓄度路為韻時蓄為韻今本路作踣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耳下文也今本路作踣亦是後人所改

失

貧富無度則失念孫案失讀為佚謂放佚也古字多以失為佚見

九經古義尹注非

辯事 功材

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尹注曰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材謂藝能士既脩身必於藝能

有功也念孫案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辯勇是也功成也謂脩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言無為而天下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言待之而後成也脩身功材與任官辯事任事守職皆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尹說皆失之

雕琢采

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尹注曰采雕琢為純漫引之曰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為采說文



曰采古文平形與采相似故誤為采也雕琢平者金曰  
雕玉曰琢皆篆刻為文章今則磨之使平也與上文刻  
鏤削正同義尹注非

不失

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  
者不失念孫案失當為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  
注云先猶尚也言守法之人不尚此無用之物也尹注  
非

宙合

王施

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念孫案王當為正施之無  
私故曰正施

如此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  
念孫案如此當從宋本作如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  
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不究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尹注曰究窮也念孫案  
究當為窳字之誤也窳不滿也塞不容也以小處大則  
窳以大入小則塞唯因物施宜則處大而不窳入小而

不塞矣。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窳。大者不撚，窳則不咸。擻則不容。杜注曰：窳，細不滿也。擻，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呂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曰：窳，不滿密也。淮南本經篇：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陋隘而不容。高注曰：滔窳，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淮南汜論篇亦云：舒之天下而不窳，內之尋常而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困。

窳本或誤作究，尚同篇云：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窳，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足正究字之誤。荀子賦篇曰：充盈大宇而不窳，入卻穴而不偏。淮南原道篇曰：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窳。倣真篇曰：處小隘而不塞，橫肩天地之間而不窳，皆其證也。草書窳字或作究，究字或作窳，二形相似，故窳誤為究。尹氏不察而訓究為窳，失之矣。

法崖

地化生無法崖，引之曰：法當為泮。衛風氓篇：隰則有泮。鄭箋曰：泮，讀為畔。畔，涯也。故曰：地化生無法崖。尹注云：物之生化無有崖畔，是其證。今本泮作法者，涉注文法。

天地而誤

碩曰互獲

成功之術必有互獲念孫案互獲讀為渠獲渠今省說

文互規互也或作渠獲度也或作護楚詞曰求渠護之

所同今楚詞作渠獲王注曰渠法也獲度也下文曰必

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正所謂

成功之術必有渠獲也尹注非

淫儒

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

念孫案淫當為逞儒當為僂皆字之誤也幼官篇藏溫

作儒今本又誤作濡凡隸書從奕之字多誤從逞與盈

需若硬之為孺慶之為孺僂之為孺皆是也

同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氏

傳樂盈史記作樂逞又左氏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

其毒新序善僂與縵同盈縵猶盈縮也廣雅縵縮也曹

謀篇逞作盈

憲音而克反素問生氣通天論大筋縵短小筋弛長王

冰曰縵縮也漢書天文志已出三日而復微入三日西

復盛出是為奕而伏晉灼曰奕退也太元奕曰陽氣能

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范望曰奕而自縮故謂之

奕是縵與縮同義縵奕古字通盈縮與詘伸義相因

也淮南人閒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

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詘伸羸縮即詘信盈縵

含愁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尹注曰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治世作理代此避太宗高宗諱念孫案注言陰愁而藏之則正文含字當是含字之誤含古陰字也愁與摯同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為摯摯斂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摯其治言陰摯而藏之也謂陰斂其治世之言而藏之也下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正申陰摯而藏之之義

辟之也

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念孫案辟之之辟讀曰譬下屬為句也字後人所加後人讀辟為賢者辟世之辟而誤以為承上之詞故於辟之下加也

故曰

故曰欲而無謀念孫案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衍

循發蒙也

通於可與否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念孫案循字義不可通循當為猶字之誤也隸書猶字或作猶與循相似上言若覺臥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

矇是也尹注非

義失正

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  
念孫案義失正當為失義正下文曰為君上者既失其  
義正是其證

先帝常

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念孫案帝即常  
字之誤而行者尋尹注亦無帝字先常猶言故常不必  
以先常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為  
賢也

勸則告

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劉曰告當作吉對下凶字注  
非

言易政利民也

故曰謏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念孫案言字涉下文言  
中正以蓄慎也而衍此復述上文謏充末衡易政利民  
之語不當有言字

美色淫聲

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念孫案美色淫聲  
當從宋本朱本作美好音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

音聲即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獵對文後人之改謬矣

心怨

國家煩亂萬民心怨引之曰心怨當為懟怨上文曰萬民懟怨又曰煩亂以亾其國家此文即承上言之

可沈可浮

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引之曰可沈可浮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深沈為韻直默為韻

名為之說

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念孫案名當為

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為之說而後備

上言博為之治下言各為之說其義

也下文曰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是其證尹注非

半星辰序各有其司

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念孫案半星辰序二句即承夜有昏晨言之半星者中星也說文半物分中也玉篇中半也是半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半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昏中旦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審別良苦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念孫案察美惡別良苦相對為文別上審字涉下審字而衍

章書

淡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循理而不

迷今本循作脩非辨見前循誤為脩下念孫案書當為畫字之誤也此言

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

皆循其理而不迷也楚辭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王注曰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

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

與此同此釋上文淡而迹之意而汝也墨與畫所謂迹

也明墨章畫所謂淡而迹也今本章畫作章書則義不可通矣

萬物之橐也

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有與又同念孫案也字衍

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已見上文此復舉上文

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

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引之曰泉字

義不可通泉當為泉泉古暨字也說文泉眾與詞也從

絲暨及也至也注周語禹貢朔南暨漢書地理志作朔南

泉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至於地之下也泉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泉故泉譌為泉矣

而山

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劉曰山乃止字誤注非

樞言

貴在

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念孫案貴在二字涉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衍

將戰士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念孫案將字後人所加霸主欲彊兵必重戰士之賞故曰霸主積于戰士據尹注云卒勇奮則無將字明矣宋本刪戰字尤非

與人相胥

胥令而動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尹注曰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念孫案諸書無訓胥為視者胥待也言與人相待也君臣篇胥令而動者也尹注胥視也亦非

誠信者

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念



孫案至當依宋本作室言不恃宗室不恃外權而唯恃誠信也

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念孫案此六句皆涉下文而衍下文云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此則重出而脫其大半矣又下文尹氏有注而此無注若果有此六句則尹氏何以注於後而不注於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明

矣

梁池

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念孫案梁即橋也非池之類且與善游意不相屬梁當為渠字之誤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輝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輝渠作渾梁衛將軍驃騎傳膺庇為輝渠侯正義曰輝渠表作順梁漢書地理志禹貢北條荆山下有疆梁原水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敗五原郡兵於高渠谷注東觀記曰戰九原渠溝也言善游者死于溝高渠谷渠梁相類必有誤也

未嘗之有

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引之曰未嘗

之有當作未之嘗有五輔篇古之聖主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怠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文義與此同

衍文一句

故先王不滿也在唯賢者不然下念孫案此句與上文義不相屬亦涉下文而衍也下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此亦重出而脫其太半

管子弟二

管子弟三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八觀

猥計

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碎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尹注曰猥眾也以人眾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孫曰猥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舒傳云科別其條勿猥勿并與此猥字同意尹以人猥二字連讀非也

國城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念孫案國城當為國域下文云城域大而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作國城大則卽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域與城字相似又涉下文城字而誤

遺苞

大凶則眾有遺苞矣

今本遺上有大字洪曰大字涉上文而衍下文作眾有遺苞無大字

念孫案尹注亦無大字今刪

尹注曰時既大凶無復畜積但苞裹升

斗以相遺也洪曰苞讀為塗有餓莩之葉遺棄也謂年

大凶則眾棄餓死之人於道旁念孫案洪說是也凡從

包從孚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穀梁傳隱五年苞

苞卽俘字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作苞邱子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竝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匏說文掇引取也或作抱枹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竝作掇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作罍

什一之師三句

什一之師什三母事則稼亾三之一劉云前言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逮者眾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亾稅三之一矣念孫案劉說是也下文云什一之師三年不解則師為師役明矣尹注不足辯

損瘠 損其正心

稼亾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念孫案  
損當為捐字之誤也瘠讀為掩骼埋胔之胔露骨曰骼  
有肉曰胔出蔡氏月令章句作瘠者借字耳荀子榮辱篇曰不  
免於凍餓為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為羸瘠誤與尹注同字亦作脊度  
地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脊周官鬻氏掌除胔與胔同鄭注  
曰故書胔作脊漢書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顏師古以瘠為瘠病誤與尹注同日  
知錄已道有捐瘠與上文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  
胔於道也尹注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非是又任

法篇倍其公法損其正心損亦當依宋本作捐尹注同

喪蒸

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無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  
齒長輯睦毋自生矣尹注曰蒸冬祭名念孫案喪蒸二  
字文不相類且四時皆有祭何獨舉蒸言之乎蒸蓋葬  
字之誤周官大司徒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所以教民睦  
也故喪葬不聚則民不輯睦蒸字本作葬葬俗書作蒸  
二形相似而誤

本求朝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尹注曰謂原本尋求朝之

得失念孫案尹說非也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讀求  
卽本字之誤今作本求朝者一本作本一本作求而寫  
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  
本無求字卽其證本朝卽朝廷也重令篇曰謹於鄉里  
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篇曰賢者立  
於本朝晏子春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萬  
章篇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荀子仲尼篇曰本朝  
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  
之本朝

法禁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筮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

財厚博惠以私親其民者此下有脫文正經而自正矣尹注

曰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念孫  
案財厚當依注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  
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  
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間當有  
脫文尹強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也

亡黨 壺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

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念孫案亡黨

二字義不可通，亡當爲人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也。又案下文：壺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文義皆不可通。兩亡字亦當爲己，壺當爲壹。晉灼注：漢書薛宣傳曰：書篆形壺，與脩相似而誤。皆字之誤也。玉藻：壹食之人，一人徹。鄭注曰：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是壹可訓爲聚，資用也。言收取眾士以爲己用。即所謂舉國之士以爲己黨。備置田疇以爲己業也。上文曰：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威羣

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洪曰：威羣當爲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

隱行辟倚

遁上而遁民，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尹注曰：倚，依也。白隱其行，以避所依也。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劉曰：隱，索隱行怪之隱。辟倚，皆邪也。念孫案：尹注甚謬。劉說辟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邪，即周官之奇哀。樞言篇曰：名正則治。

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是倚為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僻邪之事也劉以隱為索隱行怪之隱亦非遁上而遁民者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和親

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念孫案和親當為私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是其證

漁利蘇功

莫敢超等踰官

今本莫上有故字涉上文故士莫敢而行茲據上句刪

漁利蘇功

以取順其君尹注曰因少搆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念孫案尹說甚迂蘇者取也言漁利取功也楚辭離騷蘇冀壤以充幃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說文蘇把取禾若也廣雅曰蘇取也蘇與蘇字異而義同

重令

綦組

而女以美衣錦繡纂組相稱也念孫案纂當為纂字之  
誤也隸書纂或作纂與纂相似而誤爾雅釋天注用纂組飾旒之邊今本纂誤作纂說文曰纂  
 侶組而赤七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楚  
 辭招魂曰纂組綺縞結琦璜些淮南齊俗篇漢書景帝  
 紀竝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是其證

其攻

明主能勝其攻今本主譌作王以意改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  
 正天下亂主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  
 下而亡念孫案其攻皆當為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  
似故六譌為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為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

流六虛今本六字並譌作其勝六攻即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

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此文勝六攻而言版法解亦曰  
 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

三者字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  
 而可以得富者念孫案三者字皆因下文而衍下文曰凡國有  
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  
 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服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  
 則祿賞不足以勸民上有有字則下當有者字此文上無有字則下不當有者字版法解無

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



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念孫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民毋爲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句顛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用法法

不文六民力必竭

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引

之曰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言之號令禮

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無所勸

懲莫肯竭力以事其上矣

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

故曰國無

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畏此云民力不竭

義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

竭乃理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

民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蓋誤解民力不

竭爲民力不窮然據其說則正文之本作不竭可知蓋

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

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爲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

本傳民力必竭，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礦石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

今本脫也。字據羣書治要及初學記政理部藝文類聚治政部

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

刑法部十八所引補

母赦者，瘞雖

與疽同

之礦石也。初

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亦作礦石。說文繫傳引作礪石。念孫案礪字本作礦。說文礦銅鐵樸也。礪厲石也。皆非治瘞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此竝作砭石。是也。說文砭，石刺病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為癰瘍，其治

宜砭石，故曰瘞雖之砭石。

所以

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宋本上所以作足以。念孫案兩所以皆當作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其明證也。後人改足以為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竝作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作足以。章貴

賤

胥足上尊時而王 頃時而王

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念孫案胥足上尊時而王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而王也尹注胥相也失之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為須須亦胥也

信密

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念孫案密本作必後人罕聞

信必之語故以意改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證

不與大慮始

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念孫案大當為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眾也大亦當為人

雖

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念孫案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雖字

不智 智靜之修

六者謂生殺貧富貴賤

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

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尹注曰令臣子得此六

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念孫案尹讀智為智慧之智非也

智與知同

小問篇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九變篇作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

言權已下

移而上不知故有弑父弑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

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

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為智慧之智一為知識之知說

文智識詞也是智即知識之知廣雅曰覺叡聞曉哲智

也叡哲為智慧之智覺聞曉為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

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

上智字去聲下

智字

平聲經說篇曰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

此篇內智字甚

多皆與知字同義

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

此篇內知字亦多作

智呂氏春秋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

有不智

有與又同

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

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

姚本如是

鮑本智 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  
作知 諸智字皆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  
不知知識之知又作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  
者皆改爲知字此智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  
爲知矣又案勢篇智靜之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毋動  
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下智字已改爲知而上  
智字尙未改故解之曰既多智而又安靜蓋不識智爲  
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爲二也今本則并上智字亦改爲  
知而古字淪亾矣

事君 非敢 不敢

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  
有所不行也念孫案牽瑕蔽壅之事君者衍事字非敢  
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衍敢字爲令之有所不行也爲猶  
謂也古者爲與謂同  
義說見釋詞言所謂牽瑕蔽壅之君者非杜其  
門而守其戶也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  
言之非指臣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  
當有敢字皆後人妄加之耳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  
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  
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敢字是其證上文曰

滅絕侵墾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明證矣明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

務物

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念孫案務當從宋本作矜字之誤也注內務字同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而言

古今 此二者 不廢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

衍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  
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所謂擅

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念孫案此所謂擅也謂字後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則擅上不當有謂字尹注曰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於國家治而民務積聚也則無謂字明矣

則內亂自是起

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念孫案宋本起下有矣字是

也上文曰則外難自是至矣正與此句相應

兵法

因其利

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念孫案因其利當從朱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文而申其義也今作因其利者涉上下支利字而誤

不巧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念孫案巧當為功字之誤也七法篇作器械不功尹彼注曰功謂堅利是也器械堅利則用之可久故下文曰器械功則伐而不費今本亦誤作巧七法篇作

功無取於巧也孫說同

教其身

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洪云身當為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似而誤尹注非

鞞

舉鞞章則載會而駕尹注曰鞞韜也念孫案鞞本作皋即鞞字也詩彤弓時邁傳竝曰鞞韜也莊十年左傳正義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鞞鄭元以為兵甲之衣曰鞞鞞韜也其字或作建皋是鞞皋古

字通故尹注云皋韜也今本作韜者因韜字而誤加韋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韜字唯集韻云囊或作韜則為俗本管子所惑也

大匡

惕而有大慮 惕而亟驕 吾君惕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尹注曰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念孫案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尹說非也惕當為惕字之誤也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為人跌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為人所不容故下句即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

亟驕惕亦當為惕荀子榮辱篇曰惕悍驕暴是也惕與驕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為惕

兄

召忽曰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嶠讀管子曰兄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為兄陋矣

脅之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尹注曰拉其脅而殺之引之曰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即協字之假借說文曰協摺也一



曰拉也，搢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協音呂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俗脅爲協。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協，幹而殺之。何注曰：協，折聲也。以手協折其幹。釋文：協本又作搯，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脅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今使折人之首而曰首之，折人之足而曰足之，其可通乎？

歸外

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外。請以彭生除之。念孫案：無所歸外，當依左傳作無所歸咎，字之誤耳。

徒人費

誅屨於徒人費。引之曰：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誤本左傳改之也。辯見經義述聞。

彼知能弱齊

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念孫案：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尹注曰：及，猶就也。就令能用

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念孫案尹未曉及字之義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及其若其也言自處言之則惟此昭昭之多若自其無窮言之則日月星辰萬物皆在其中下文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竝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有事也

不能待 不能止待

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尹注曰待猶擬也引之曰尹訓待為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曰帥大雉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竝曰待禦也昭七:left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為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為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

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圍圍與禦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眾不能止待止待即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圍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為句大謬劉已辯之

踐位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念孫案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尹氏不察而云入國二年方得踐位謬矣

外亂之本

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念孫案外亂之本也本作亂之本也亂上外字涉下文外犯諸侯而衍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其事皆在內而不在外下文外犯諸侯乃始言外事耳尹注非

其智多誨 自及

吾君惕惕當為惕惕放也說見前惕而有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引之曰智與知同說見法法下誨與悔同繫辭傳慢藏誨盜冶容誨澤釋文誨虞作悔謂悔恨論語述而篇及當為反字之誤也下管仲言吾君之為人惕及自知其過則必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鮑叔則曰比

其自反也國無闕亾乎尹注皆非

甲十萬 車三百乘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引之曰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子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邴子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又案下文桓公築楚邱以封衛與車三百乘甲五千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十人甲

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邱封衛是其證

博於糧

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尹注曰博於糧謂多委積劉曰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卽一人糧乃禮字誤也

蒙孫博於教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劉曰蒙孫小匡作曹孫宿念孫案隸書蒙字或作蒙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譌作蒙孫謂曹蒙聲近而字通非也博於教當作博於斆斆與

學同見說文及漢外 教教字相似又涉上文楚國之教而誤

諸侯許諾

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  
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引之曰諸侯許  
諾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救伐以下五句皆  
桓公告諸侯之詞此四字不得闕入

君臣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  
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引之曰君當為羣羣臣  
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也晏子識不仕者之  
善鮑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  
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仕者即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  
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君亦當為羣下文羣臣有位事  
官大夫者幾何人是也

出欲通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  
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尹解出欲通曰出謂欲適  
他國劉曰出疑士字誤引之曰劉說是也士在貴人子  
與庶人之間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

之間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

若數省作敖貴省作賣款省作款之類故諸

書中士出二字多相亂

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畢行今本士譌作出又習容而後出今

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

為次 多不發 多而發

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念孫案為次二字涉下文得二為次而衍次之二字總承上文從政治以下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為次二字且從政治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而言若有為次二字則既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矣尹注其洪云發讀為廢

謂開闢荒野為原田又教以樹藝之功不廢其地利尹以發為相告發非念孫案下文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行而字

行此三者為下

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引之曰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衍勸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間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

耕者農農用力

耕者農農用力念孫案此文內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

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言勉殖嘉穀也。說見經義述聞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其上也。農力猶努力，語之轉耳。後人不知農訓為勉，而誤以為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不知耕者即是農夫，無煩更言農也。上文云：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為下。下文云：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為下。此云：耕者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為下。與工賈對，是耕者即農夫，而農用力之農，自訓為勉，非謂農夫也。

兩者字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念孫案：下兩者字，因上者字而衍，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上文凡三見，皆無者字。

處華下交好飲會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會。尹讀處華下為句，交好為句，飲會為句。注云：處華屋之下，則淫佚，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會，則道情薄。劉曰：處華為句，對上處不華，下交為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友有少長，好飲會為句，念孫案：劉說是。





過罰以金軍句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引之曰軍當  
為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  
謂過失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  
是其證若無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  
而訟者別是一事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  
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  
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涉

中里救敵之國

公曰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安卿大夫之家  
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引之曰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

讎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

今本執譌作執據集韻引改郭

璞曰謂怨仇也太元內初一謹于嬰執范望曰執匹也

釋文曰嬰與妃同執音仇一作救嬰執即妃仇

桓二年左傳嘉

耦曰妃怨耦曰仇

而執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救即仇敵

之仇非救助之救小問篇作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  
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尹注未了

兩必字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  
有害也念孫案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  
衍小問篇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

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

寬而不凌

有司寬而不凌念孫案凌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凌與寬正相反也尹注非

小匡

為其君動 動於時

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始於夙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莊九年左傳正義引此動作勤齊

語作動洪云勤字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曰勤念孫案小問篇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動亦當為勤治國篇曰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非

戮羣臣

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念孫案戮羣臣當從朱本作戮於羣臣戮於羣臣者下文曰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僂是也脫去於字則義不可通左傳正義引此正作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齊語作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

請受而甘心焉

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念孫案左傳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是也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則本作請受而戮之明矣今作請受而甘心焉者後人依左傳改之而不知與下文不合也且是書之文不必皆與左傳同也

所謂

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念孫案謂當為請字之誤也左傳正義引作非弊邑之所請也齊語作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上文

請字凡五見皆其證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洪云正義所引是念孫案夫鮑叔之不忍僂賢人語意亦未了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僂賢人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正義所引脫仁字尹本則大誤矣尹注亦非

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有得力歿之功猶尙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

以貳君也念孫案將何如為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為句  
尹以是字上屬非是

插衽

管仲詘纓插衽念孫案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  
小雅鴛鴦篇戰其左翼韓詩曰戰捷也捷其囁於左也  
士冠禮注扱衽於體中鄉射禮注扱插也大射儀注扱  
扱也內則注扱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並作捷  
捷淮南泰族篇捷吻而朝天下捷吻即插笏今作插者  
後人所改耳太平御覽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鈔本如  
捷譌孫說同是刻本

應公之賜

應公之賜殺之黃泉外且不朽念孫案應者受也廣雅  
也周語其叔父實應且爾韋注曰應猶受也周頌賁篇  
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  
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康誥曰應保殷民言受  
保殷民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言受  
乃懿德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稱受公之賜外且不  
朽尹以賜為賜外大謬

戎馬

戎馬待游車之弊念孫案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  
注亦作戎車  
十邑為率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  
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劉曰齊語作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  
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  
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  
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為連連有帥十  
連為屬今三鄉下缺為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  
連為縣耳念孫案十邑為率率當依齊語作卒下同下文  
鄉退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隸書率字或作率見漢韓  
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卒誤為率屬有帥當作屬有大夫  
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當為五下文云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

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是每屬有一大夫故齊  
語云五大夫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

權節具備其械器用

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劉曰下二句當作權節  
其用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注  
皆非

穀芟

比耒耜穀芟孫云穀芟當依齊語作耒芟宋明道本如  
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是韋注耒拂  
以芟草也宋庠本耒作柳宋本作穀芟穀即耒字之壞  
今又譌為穀矣尹注非

旦暮

以旦暮從事於田墾引之曰旦暮本作旦咎此後人據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莫管子自作旦咎上文言士下文言工與商皆云旦咎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旦暮也咎與夕通

敬畏

是以聖王敬畏感農念孫案敬畏感農當作敬農感農言農民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近而誤尹注非

論比計

權節其用論比計引之曰計當作汙字形相似而譌汙

與協通

周禮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汙大戴禮朝事篇譌作計史記麻書祝犁協洽單行索隱本協

作汙譌作計

汙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韋注曰協

和也和其剛柔也

犧牲不勞

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尹注曰過用謂之勞念孫案尹說非也勞讀為撈方言曰撈取也廣雅

同古無撈字俗勞為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

注曰略奪也略與勞一聲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犧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

取人物曰撈矣

止民用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念孫案止當為足尹注非

則其制令

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孫云當依通典百四十八作

則有制令

一帥即其證

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

今本脫為字據上文四五鄉為字及齊語通典補

之師率之念孫案師皆當依齊語通典作帥土文三鄉

一帥即其證

政定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通典作卒伍定於

里軍政定於郊

政當為旅

齊語作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

念孫案政即正字也正與定古字亦通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

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

今政定竝出者一本作政一本

作定而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

聞

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

里者念孫案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當言長弟於鄉里

於上不當有聞字

下文長弟聞於鄉里同

此後人據齊語加之也

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文與此異不得據彼以改此墨子非命

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文義正與此

同下文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尤其明證也

時使

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念孫案上使字因

下使字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則無使字明

矣今本注文可用之時下有而使齊語作惟慎端慤以

待時章注曰待時動不違時也是其證

可立而時

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念孫案可立而

時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章注曰言可立以為大官而

授之事也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肯

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胥時篇事在當時作事在當

之漢書張蒼傳草立土德時麻制度史記作草土德之

不肉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念孫案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

語以肉為疾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疾形不相近若

本是疾字無緣誤為肉蓋其字本作宀隸書或從篆作

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為肉說文宀貧病也从宀久聲詩

曰煢煢在宀今詩宀作疾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宀字若



不誤爲肉則後人亦必改爲疾矣。

兩故字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念孫案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齊語無下文。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鮑叔牙

故使鮑叔牙爲大諫。念孫案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竝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牙。故以意改之耳。

徐開封

徐開封處衛。念孫案徐當爲衛字之誤也。開封當爲開方。聲之誤也。開方衛人也。故曰衛開方。大匡篇曰游公子開方於衛。故曰衛開方。處衛孫說同。

八千人

又游士八千人。引之曰八千人爲數太多。當從齊語作八十人。韋昭注齊語曰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又讀爲有古字。又與有通。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

及又與齊語作為為亦有也說見釋詞

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河階綱山於有牢念孫案河階當

依齊語作有階與上下兩有字文同一例且下文亦作

有階不作河階也綱山齊語作環山韋注曰環繞也後

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環山於有牢賈注曰環還也是

賈本作纒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蓋俗書綱字

作纒與纒字相似纒譌為纒又譌為綱耳尹注皆非

吉臺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采里念孫案吉字疑即臺字之

誤而衍者也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韋注曰衛之四邑

無吉字

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引之曰八當為六上文云

五十人為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

八百乘亦誤說見韋注

濟汝水踰方地劉曰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謂霸念

孫案齊語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七引竝作方城尹注非

投柎

志五之四

十一

志五之四  
三  
方舟投柎念孫案投柎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柎

魯案齊卑耳之貉

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念孫案貉當為谿字之

誤也齊語作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

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

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溪為貉

小問篇

亦云未至卑耳之谿十里尹注非

齊語士以誓要于上下薦神

與諸侯飾牲為載書以誓要于上下薦神尹注曰謂以

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劉曰薦當依

齊語作庶念孫案劉說是也下文庶神不格即其證誓

要當為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也謂以盟載之詞要

誓於上下厭神也尹不知薦為庶之譌而以薦神二字

別為句謬矣

壘

甲不解壘念孫案壘當依朱本朱本齊語作纍韋注曰

纍所以盛甲也補音纍律追反

纍帛布四分

諸侯以纍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念孫案纍帛布本作纍帛說文纍繒無文也韓子十過

篇曰纍帛為茵纍帛與文錦正相對霸形篇曰以虎豹

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文義正與此同則

本作縵帛明矣今本作縵帛者後人以齊語改之也齊

作縵纂以為奉章注曰縵纂以縵織纂不用絲則非謂帛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其布字則因

帛字而誤衍耳引之曰鹿皮四分分當為介介即今个

字也古字有介無个說見經義述間通說个字下齊語作鹿皮四个韋注曰

个枚也宋庠本如是明道本个譌作分注內鹿皮四个

即聘禮所謂乘皮个字古書作介廣韻云介俗作分形

與分相似因譌作分尹謂四分其鹿皮失之矣

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邱引之曰地無名社邱者當從

朱本作牡邱春秋僖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是其地也齊語正作牡邱

姑姊

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孫云意林

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仲尼篇齊桓內行則

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辭結

足恭而辭結劉曰大匡作博於教而文巧於辭念孫案

說見大匡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

大司田賓胥無大司理

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祿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  
 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  
 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  
 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  
 理念孫案大司田本作司田大司理本作大理此因大  
 司馬之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為司田無大  
 字羣書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又作請立以為大理無司  
 呂氏春秋韓子新序同字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皆  
 作大理

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

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新序雜事篇作弦寧上文弦子  
 旗即其字也念孫案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  
 子者何功遂改弦章為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  
 人而成霸功不謂以賓胥無為大理也大匡篇曰賓胥  
 無堅強以良可以謂西士則不使為大理明矣又上文  
 云使東郭牙為大諫今本作鮑叔牙亦後人所改辯見上王子城父為將  
 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隰朋為行此文云隰朋為大行  
 甯戚為司田王子城父為大司馬東郭牙為大諫皆與  
 上文同而弦子旗即弦章之字則為大理者乃弦章而

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竝云以弦章為大理

卽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商與章古字通業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篇審詩章

作審詩商皆是也新序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

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為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

不嫌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卽弦章之字則此文

當作弦章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而羣

書治要所載亦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自關氏此

其昧曰夷吾大夫曰審邴則與賓胥無無殊良以

管子弟四出念孫案賓胥無本非弦章於人以此文云

月春好也與蓋平致章諫氣錄事篇非致寧上文

管子弟五

讀書雜誌五

高郵王念孫

霸形

當言

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

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益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

尹注曰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念孫案尹未解

當言二字之義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

曰讜直言也舉陶謨禹拜昌言孟子公孫丑篇注引作

禹拜讜言字亦作黨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

言爾雅昌當也郭注曰書曰禹拜昌言昌讜黨當竝聲近而義同

書而不賦

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劉曰書乃塵字誤注非

霸言

伐不謂貪

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尹注曰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念孫案如尹注則伐字當為我字之譌我不謂貪我不為貪也古者謂與為同義說見釋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

尹以上術字屬上讀下術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貌尹注非念孫案上文云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遂德即此所云術術乎大德也

宮門

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念孫案羣書治要宮門作宮闕於義為長

繼

知蓋天下繼最一世材振四海引之曰繼字義不可通

當是計字之譌計最一世言計謀為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為文計與繼同聲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尹注非

諸侯皆令

諸侯皆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念孫案令當為合字之誤也下文云諸侯合則疆孤則弱是其證尹注非

下苴

夫上狹而下苴今本狹譌作夾據尹注改國小而都大者弑念孫案苴與粗同莊子讓王篇苴布之衣上狹而下苴謂上小而下大也與下句文同一例尹注非

方心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易念孫案方心當為方正隸書正心二字相似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最而誤方正整齊平易三者相對為文尹注非

一而伐之 文武具滿

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念孫案一而伐之一當為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尹注非引之曰文武具滿滿當為備字之誤也俗書滿字作滿備字作備右邊相似尹注非



伐

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念孫案百馬伐之伐當依宋本作代代迭也言以驥之材而百馬迭與之逐則驥必罷也疆最一伐伐亦當依宋本作代言疆為一代之最而天下共伐之則國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諸伐字而誤

制節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矣之也以離疆尹注曰制度合節故得離疆則乖節者也故失引之曰制讀為折廣雅曰制折也折之為言卑詘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曰

折詘曲也詘曲折也折節者卑詘其節以事疆大之國

下文曰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

折通

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為制離疆者謂

不肯附於疆大之國也尹注非

善攻

理世不在善攻

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

念孫案治世與善攻兩不

相涉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攻是也治世不在善

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今本政

作攻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

爭刑

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念孫案刑與形同

刑形

古多通用不煩枚舉上文云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又云必先

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故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

權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之俗字也尹注非

問

行此道也

念孫案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也尹連上文則眾不亂

作一句讀大謬

來從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引之曰外人他國

之人也從當為徙字形相似而誤

隸書徙字作徙從他字作徙二形相似

國之人來徙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制曰自諸

侯來徙家期不徙政此來徙二字之證

亂普而德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念孫案普當為替

替本作替形與替相似尹

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為替替與替同故注言替廢

視其名

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視其名視其色是其事稽其德以

觀其外引之曰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解聽其

名曰當聽其名之真偽解視其色曰既知其名又須視

其色之是非而不為視其名作解則無此三字明矣

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  
念孫案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為句不與和構相連  
德厚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  
治之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  
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  
者進而佞說者止韓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  
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  
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漢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

澤施四海鼂鎔對策曰今以陛下神明德厚鄒陽獄中  
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今足  
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皆以德厚連  
文尹以厚字下屬為句非是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舊本脫無字今據尹注補尹讀  
令守法之官日行為句注云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關  
塞又讀度必明為句無失經常為句注云其巡行之時  
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念孫案尹注甚謬日當為  
日字之誤也令守法之官日為句上文問於邊吏行度日云云即其證

必明為句

行度行法度也

無失經常為句

猶軸轉斛

桓公將東游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引之曰猶讀

為欲古字猶與欲通

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

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

軸當為由由轉二字相連

寫者遂誤加車旁矣轉斛當為轉鮒丁氏升衢曰孟子

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作轉鮒魚與角付

與斗均形近而譌案丁說是也鮒字右畔之付與隸書

斗字作升者相似故誤為斗我游猶由轉鮒南至琅邪

言我之游也欲由轉鮒之山南至於琅邪與孟子吾欲

觀於轉附朝儼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文義正同尹注不

能釐正而曲為之說非也

期而遠者

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

念孫案期而遠者本作期之遠者與上二句文同一例

羣書治要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機長歌行注引此竝

作期之遠者孫說同

乃能

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念孫案唯君子

乃能矣本作唯君子為能及矣今本脫為字及誤為乃又誤在能字上羣書治要北齊書竝作唯君子為能及矣

不相告

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為而成不召而至念孫案不相告而知衍相字

云下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引之曰下字因下文政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即運字言四時運而萬物化也運字古讀若云故與云通

說見淮南兵略篇元逐下

澤其四經 澤命

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亾其身者也尹注曰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為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亾身也念孫案尹以澤為流澤四經為詩書禮樂皆非也澤讀為舍其路而弗由之舍

舍釋澤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農耕及雪釋考工記水有時以疑有時以澤是釋與澤通也周官占蓍乃舍萌于四方鄭注曰舍讀為釋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射儀獲而未釋獲古文釋竝作舍月令命樂正習舞釋菜呂氏春秋仲春篇釋作舍是釋與舍通也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為之莫知其澤之形勢解澤作舍是舍與澤通也又見下

弟外不忠信故曰舍其四經又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  
信也即鄭風羔裘之舍命不渝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  
嶠讀管子曰澤命不渝澤古釋字而注乃以為恩澤之  
命陋矣

濟大水之有舟楫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念孫  
案濟大水之有舟楫七字後人所加也後人以霸形篇  
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  
舟楫也故增入此句不知此文雖鴻鵠之有翼也其將  
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

翼不云濟大水有舟楫若闌入此句則所答非所問矣  
尹不審文義而為之作注失之太平御覽治道部八所  
引無此七字

握路家

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尹注曰握持也持與路旁  
之家引之曰握當為振辰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  
字而誤說文曰振舉救也路讀為露露家窮困之家也  
方言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字亦作潞秦策  
曰士民潞病於內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罷與疲同  
高注竝曰潞羸也亦作路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

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俗本改作羸困之路，辯見

前振罷五輔篇：衣凍寒，會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

此謂振其窮，振罷露，即此所謂振露家也。尹注非。

其孰能一人之上也。

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實，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引之曰：其孰能一人之上也。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嘗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

者，其孰能以國寧也。其孰能下，當有管仲謂其不能以

國寧之語。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桓公不解其何以不能

又從而問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寧之問

何自而來邪？一皆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一人

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

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見已是脫誤之本。故

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四子之上

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八出秦策：秦宣大出命

謂曰：為臣外乎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外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念

孫案為猶如也言如臣外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古或  
 謂如曰為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為我外王則  
 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外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  
 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言如我葬也呂氏春秋長見  
 篇魏公叔痤對  
 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為不能聽勿  
 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荆王新得美女鄭  
 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言如近  
 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  
 燒炳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尹說大謬  
 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

劉說近之然亦未釋為字之義不於限不以國軍之開

東郭有狗嗥嗥當作嗥玉篇嗥魚佳切狗欲齧廣韻嗥  
 犬鬪字皆作嗥無作嗥者集韻嗥或作

唯則所見管子本已誤旦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尹注曰猥謂以  
 木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  
 不當使必須去之也注內猥字宋本朱本作柳引之曰  
 作柳者是也注云以木連狗則其為柳字明甚注為柳  
 字作解則正文之本作柳可知若如今本作猥則注當  
 訓為牡豕猥即猥之俗  
 字猥牡豕也安得云以木連狗乎白帖九十  
 八引此作  
猥蓋後人據誤  
 本管子改之也但注讀旦暮欲齧我柳為句則非尋繹  
 文義當以旦暮欲齧我為句柳字則屬下讀柳者遯字  
 之假借說文遯遯互令不得行也玉篇作遯牙令不得  
 進也柳而不使者謂遯互之不使進而齧人也今世齧



人之狗繫木於其頸使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

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

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洪云願下衍也字願得於君四字連讀念孫案尋尹注亦無也字下是字亦涉上是字而衍

地圖

苴草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尹注曰苴草謂其草淡茂能有所覆藏念孫案苴采古反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作蘆廣

雅曰蘆草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高注

曰苴草薊也

草薊即草芥今本薊譌作薊辨見呂氏春秋

逸周書大聚篇曰

陂溝道路聚苴邱墳靈樞經癰疽篇曰草蘆不成五穀不殖草謂之苴故枯草亦謂之苴楚辭九章草苴比而不芳王注曰生曰草枯曰苴是也苴草林木蒲葦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制分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勝者所道制也

而勝未必制也。念孫案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見禮器中庸注尹注誤解道字。

君臣上

官治者

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引之曰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衍尹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上字誤當為心故曰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言官治也。車疏謂之矯尹謂之勝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念孫案淮南俶真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則拂乎為上之道。故下文云為上而矯。悖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故下文云為下而勝。逆也。侈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漸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勝陵也。尹注皆失之。

綽制

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念孫案綽讀若準字。或作淳。敦純竝同耳。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曰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

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疋與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疋只制丈八尺士喪禮下篇贈用制幣元纁束注曰丈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荅趙商問曰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疋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太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地形篇曰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

考

慶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念孫案兩慶字皆當作薦薦進也言下有善則進之於上也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荐諸長老今本荐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荐諸長老今本荐辯見經義述問是其證隸書薦字或作薦見漢魯相史晨慶相似而誤大戴禮四代篇臣聞之弗薦非事君也晏竝譌作慶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文將以薦成漢書薦作慶尹注非

不敢殺

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念孫案殺當為試言不敢試其姦偽也下文云然則躁作姦耶偽詐之人不敢試也語意正與此同今作不敢殺者試譌為弑又譌為殺耳尹注非

非茲是無以理人

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亾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人當作民唐避諱改之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引之曰茲此也謂道也是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蓋理民者道

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生財上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為則而以茲是連讀失之

威罰

有善者不畱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劉曰威罰之威當作賞注非

君臣下

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尹以可使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劉曰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使民居則治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

曰

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裹尹注曰裹謂財貨所包裹而藏也引之曰書傳無謂財貨為裹者裹當為稟字形相似而誤稟古廩字富之以國廩謂食以國之廩粟所謂祿以馭其富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鄭注曰稍食祿廩也去出氏不取食之為限

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念孫案異幸當依朱本作冀幸

巧官

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引之曰官當為言字形相似而誤幼官篇攻之以言今本誤作攻之以官說見幼官篇是其證

騰至則北

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念孫案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也說文曰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齊策曰會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即反

背尹注非孫說同

四者 敗

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念孫案至字因上文兩至字而衍敗當作則字之誤也言四者若有一於此則敵人謀之矣四者謂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尹注非

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舊本故上有則字漢下句則字而衍今刪

則百姓悅尹

讀故施舍優為句猶以濟亂為句注云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念孫案尹說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即優游荀子正論

篇曰優猶知足是也濟止也

鄒風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莊子齊物論

篇曰厲風濟則眾竅為虛

施舍以厚之優游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

其注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引之曰布當為務蓋務

字脫左畔之矛其右畔之务與隸書布字作帑者相似

帑見校官碑

因譌為布矣尹注曰農人不務之則餒餓成變

故民非其民也是所據本正作務字其民非其民也上

其字因下其字而衍下文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即

承此句言之不當有上其字注曰故民非其民也則無

上其字可知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劉績曰威當作爲謂能易賢不肖而可以爲朋黨於下念孫案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也淮南汜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此上

有與又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引

之曰陷字義不可通陷疑當作啗字形相似而誤上陷

其主謂啗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嚙說秦以伐齊

之利今本脫說字辯見史記嚙與啗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

說秦將啗以利是也尹注非

兼上下以環其私啗不字之類而啗皆

注曰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下之利皆用遶

身故曰環其私也念孫案尹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

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

五蠹篇曰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

說文厶字解引作自營爲厶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

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還管子

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

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荀子臣道篇朋黨比周

以環主圖私爲務環主

謂營或其主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與環同春  
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已入北斗  
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環與營同義故環繞即營繞  
環衛即營衛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  
營亦以聲同  
而俗用也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念孫  
案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一者皆也大傳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莊十六年穀梁傳外內察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曰一皆也家語弟子行篇一作壹又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王肅注竝云壹皆也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也此本作上下不知下即不字之誤而衍者

是故以人役上三句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劉曰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譌下同注皆非念孫案以力役明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也形刑古字通

戒心

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念孫案戒當為成字之誤也成與誠通禁藏篇賞罰莫若成必成即誠字小雅我行其野誠心形於內容貌動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成作誠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



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

民流通則迂之

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尹注曰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引之曰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流字訓為流通下流字訓為流蕩則民流下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不得訓為流蕩矣

威私

此先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劉曰威乃戒字誤無事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念孫案無當為典典常也

常事即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矣隸書無字作無典字或作無漢益州太守高頤碑游心典籍典字作無二形相似故典譌為無尹注非

明立寵設六句

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驩勢不竝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劉曰言庶子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竝嫡子爵位尊而亦事嫡子也注皆非念孫案明猶尊也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竝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本書牧民篇曰明鬼神祇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言庶子雖尊寵不以代嫡子也不尊明也



